



·作家谈创作丛书·

我的第一篇小说

中国文联出版社

作家谈创作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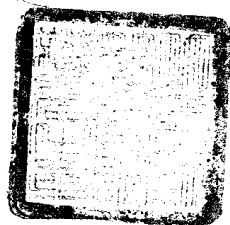
我的第一篇小说

董大中 蔡润田 吕文幸 编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89169



中国文联出版社

1089169

我的第一篇小说

山西文学编辑部 编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
隆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2.5印张 2插页 235千字
1986年4月第1版 1986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6300册

书号: 10355·544 定价: 1.90元

前 言

近年来，《山西文学》编辑部经常收到一些初学写作者的来信，或问著名作家获得成功的秘诀，或诉自己作品得不到发表的苦恼。我们想，能使初学写作者得到启发和鼓舞的最好办法，是请已经成名的作家“现身说法”，谈自己的处女作是如何诞生的。因此，我们从一九八二年七月起，开辟了《我的第一篇小说》专栏，发表著名作家回顾自己第一篇小说写作经过和体会的文章。这些文章，有的谈创作的准备，有的谈题材的形成和提炼，有的谈失败后怎样发愤努力，具体、生动、亲切，给初学写作者以很大的教益。应读者的要求，我们将已刊载的部分文章汇编成书，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本书不仅对初学写作者有帮助，而且对现代文学史研究者和文学评论工作者也有帮助。它所收的二十七篇文章的作者，各自是怎样走上文学道路的，最初的写作情况如何，人们并不完全了解。本书则提供了许多翔实可靠的资料。

关于本书，还有几点说明：

一、《山西文学》上的《我的第一篇小说》专栏，截至今年第九期止，先后发表的二十三篇文章，已全部收入。至于本书里的另外四篇文章（作者为王西彦、徐光耀、浩然、蒋子龙），最先发表在《新港》等报刊上，经征得作者同意，也一并编入。

二、为了方便读者，除中、长篇小说外，凡作者谈到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原作，我们尽量搜罗，附在回忆文章之后，共二十一篇。这些小说发表于三十年代初到六十年代初，将近三十年。它们从一个侧面记录了我国革命不断向前发展的脚步声，是有其特殊价值的。

这些小说原作，一部分已由作者编入自己的集子，读者可能比较熟悉，还有很大一部分是从当年的报刊上找到的，第一次编入集子。有的小说原作已佚或无法找到，只好付之阙如。刘绍棠同志一九四九年十三岁时写的几篇小说（包括他文章中所说一九四九年十月那篇“不到千字的小小说”）都没有找到，本书收入的是他十四岁时写的《一顶轿子》。陈登科同志的文章，详细谈到了他写第一篇小说之前的写作情形。他的第一篇小说系中篇，所以未附，而附上了创作那篇小说之前的另外一篇作品。我们想，这既有利于了解他这篇文章，又可帮助初学写作者认识除小说以外的其他文学体裁的写法。

三、本书各篇文章基本上以文中谈到的小说的写作或发表时间先后为序排列，如杨沫同志，四十年代就已开始写作，但她的文章谈的是她“第一部长篇小说”《青春之歌》的

写作情况。因此，只能排在后面。由此可见，本书的排列顺序不能完全说明各个作家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时间。

本书主要是由董大中同志编辑的，参加这一工作的还有蔡润田同志、吕文幸同志。本书编辑上如有不妥之处，希望得到读者的指正。

《山西文学》编辑部 1984年9月1日

目 录

前言·····	《山西文学》编辑部	1
我的第一篇小说·····	端木蕻良	1
附：母 亲		
我的第一篇小说·····	王西彦	13
附：车站旁边的人家		
关于我的第一篇小说·····	吴 强	28
附：苦 脸		
我的第一篇小说·····	莫 耶	49
我的第一篇小说·····	梁 斌	54
附：夜之交流		
我的第一篇小说·····	姚青苗	68
附：涛		
息心下意毋躁忙·····	李英儒	82
附：三刀司令		
我写第一篇小说的前前后后·····	李满天	114
附：家 庭		
我的第一篇小说·····	马 烽	125

附：第一次侦察	
我迈出的第一步·····	西戎 136
附：我掉了队后	
我的第一篇小说·····	孙谦 150
附：我们是这样回到队伍里的	
我的第一篇小说·····	胡正 164
附：碑	
初生儿·····	束为 176
附：租佃之间	
我的第一篇小说·····	康濯 196
附：腊梅花	
我发表的第一部小说·····	柯蓝 236
我的“第一篇”·····	徐光耀 244
附：周玉章	
我的第一篇小说·····	陈登科 253
附：铁骨头	
我的第一篇小说·····	刘绍棠 273
附：一顶轿子	
我的第一篇小说·····	高晓声 282
附：收田财	
我的第一篇小说·····	从维熙 294
附：共同的仇恨	
是这样开始的·····	刘真 301
附：好大娘	

《青春之歌》与“我”·····	杨沫	319
我的第一篇小说《林海雪原》·····	曲波	326
知 难·····	林斤澜	343
我的第一篇小说·····	王蒙	349
成功的秘诀是持之以恒的刻苦努力·····	浩然	354
附：喜鹊登枝		
失败——作家最忠实的保姆·····	蒋子龙	378
附：新站长		

我的第一篇小说

端木蕻良

常常有人问起，我写的第一篇小说是什么？

要按写作经过来说，第一次动笔写所谓的小说，应该说是《真龙外传》。光看题目，就可以知道是受了《阿Q正传》的影响。“真龙”是一个人的绰号，真龙者，假聋也。不管什么话，只要他认为顺耳的，他就听得见，不顺耳的就听不见。他是地主家的一个不重要的长工。以“奉直战争”为背景，那时，地方正在摊派兵丁，地主们也要输送壮丁给军阀们。真龙的主人是个土豪劣绅，为了巴结官府，巩固自己的地位，便连蒙带骗的把真龙送去当兵。

真龙是在农村长大的，进了行伍，饱受长官的苛待，又不会打仗，又不会和弟兄们相处，几经周折，便开了小差，重又回到土豪家中，想恢复过去的时日。可不知道，他的身份已经变了，他想重当长工，已不可得。官府向地主要人，地主自然把他交出，他也就得到和“阿Q”一样的“大团圆”的结局。

一九二八年，我去天津读书时，没有把它带出来，一

直留在昌图家中。因为我从没想当作家，更没有发表的想法。后来也和我画的画等同样不知去向了。

我罗嗦了半天，只想说明一点，那就是我在写小说方面，是先从构思长篇开始的。虽然，那时我对长篇和短篇的概念还不清楚呢！

大概是由于我喜欢阅读长篇的原故，所以自己想的也往往按照这个路子走。

我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编过《人间》和《新人》两个刊物。为了凑稿子，就自己写了一个短篇，题目叫《水生》。记得写的是一个青年工人，水生就是这工人的名字，因为是赶稿，具体内容一点也想不起了。不记得是发表在《人间》还是《新人》哪一个杂志上。

一九三二年，我考入清华大学，便开始构思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小说开头，描写的是山东发大水的光景。天津确实发过大水，但我并没有赶上，南开每年还举行“水灾纪念日”，讲述水灾的情况。我在校时是这样，后来何时取消，就不知道了。那时，我还没去过山东，所以我便把这个情节，整个删掉了，就剩下现在版本中这样，小说从逃难的人流开始……

在清华读书时，我便挑了一个可以独立成章的片断，标名《母亲》，发表在一九三二年《清华月刊》副刊第三十八卷十二期上。要以我动笔写小说来说，那就应该扯到《真龙外传》上，要以写成成品又发表在刊物上来说，那就应该是《水生》，要说第一篇小说以投稿的方式在别人

编的刊物上发表，那么《科尔沁旗草原》中的一个片断《母亲》，应该说是我的第一篇小说。它虽是一个片断，但它似乎也可以自为篇章。后来，因为北平白色恐怖加剧，我编的左翼刊物被禁，和我共同编辑的同志被捕，我不得不离开北平，逃往天津。这才重新把《科尔沁旗草原》第一部写完。但那篇《母亲》直到一九八二年，才托朋友由清华图书馆复制出来，我才重新读到。因此它和长篇《科尔沁旗草原》中的字句，就有很大差异，虽然它仍然也可以独立成篇，但是，实际上确实是《科尔沁旗草原》的一篇部分。所以又可以说，《科尔沁旗草原》才是我第一小说，也可以说我第一次打开创作之门。

这部小说较长。那时，我对文坛全然陌生，虽然，郑振铎先生看了，说了鼓励的话，但也还是未得付印。直到一九三八年由于开明书店敢于把一个青年的长篇投放到读者面前，这才获得和读者见面的机会。

至于一九三六年，我在王统照先生主编的《文学》上面发表短篇《鹭鹭湖的忧郁》，已经是五年以后的事了。所以回答访问者和诸友询问时，我想，应该说，我的第一篇小说是《科尔沁旗草原》，才与实际情况相合。

这里不妨再说说《母亲》。在《科尔沁旗草原》里面，有关母亲的描写，抢亲这段是真实的，因为我还很小的时候，就听我的母亲跟我不止一次的说过。而在这段章节中，母亲的性格也是真实的，比如土匪在寻找她时，外婆把她蒙在被里，恰巧一个包袱砸在被面上，外婆连忙

说：“别砸了我的孩子！”母亲听了，几乎要笑出声来。这绝不可能是我想象出来的。但是，故事发展下去，后来的“母亲”，就不是我母亲的真实性格了。这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小说中的人物一旦立起来，便要按照行动的合理性表现人物自己的变化过程。第二，我认为性格本身是具有阶级性的，到了“母亲”要卫护丁家的利益时，人物就要有巨大的改变了，否则她不可能担当丁家主妇的担子。这绝不是说创造人物全凭作者的主观需要，而是由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她所处的经济地位及社会关系来决定的，这不是作者可以随意安排的。所以，很显然，这个母亲，已经不是我的生母了。

我很佩服过去许多经典作家的话，他们不止一次告诉我们，小说中的人物，一旦有了生命，就要按照他本身的规律行事，而不能由作者把不合于他的思想行动强加于他。成功的例子是巴尔扎克、狄更斯和托尔斯泰，失败的例子是果戈里的《死魂灵》第二部……

五十多年过去了，回想我写《真龙外传》时，就是有“模特儿”的。我那时，也不懂得什么叫做“典型”，只是感到此人只能听见顺耳的话，不能听见逆耳的话，对这点我感受很深。所以也用他的绰号，作为小说的题名。

至于《科尔沁旗草原》，不错，向上数去三代，都有我家的影子，可绝不是纪实。因为我一向喜欢雨果，不大喜欢左拉，更不喜欢他近乎遗传学似的描绘。我很早就读过《辩证法ABC》，诸如内部运动，矛盾的对立，由量

变到质变，否定的否定，这些概念，已经占据了，使我获得了观察生活的钥匙。

在十年浩劫中，团河的劳改营，由我们去住。也许因为我有失眠症，我常常被派去值夜。在夏夜沉沉中，我有很多机会观察蝉儿出土。刚出土的蝉，依附在树干上，显得白嫩，接触空气后，才开始变为褐色。这时，外皮变得稍硬。我没有相机，不能把这全过程摄取下来，也没有纸笔记录下它蜕皮的详细过程，但我却搜集了很多蝉蜕。

插进来这段话，并没有什么特殊意义，只是想打个比喻而已。蝉蛹在土中生存的时间相当长，这种耐力是惊人的。但它一旦接触大气，就要蜕皮，然后起飞，然后鸣翅，这时，它已经不是孕藏在地里的那个蛹，而是鸣蝉了，它才能和世界得到接触，它也才能成为宇宙交响乐中的一个音符……

人们搞创作，也应该有长期的积累过程，这正如一篇作品要和读者见面了，才能够脱颖而出一样。是不是也可以这么说：一部作品，在作家的头脑里，就象蝉蛹在土地下面生长一般，一旦出土，和大气接触了，它的外壳变硬了，这时脱出外壳，才能起飞、鸣叫呢……

当然，历史上有许多诗人认为蝉的生命太短了，夏天一过，它就不见了。但很少人去想它的鸣声也正象布谷鸟儿的鸣声一样，也是播种的声音。因为秋收的时间总是比春种夏熟的时间要短呢……

一些小生物，经过蜕皮获得新的生命力，人的新陈代

谢方式虽然不同，但也是获得生命力的必然规律，一旦这种过程停止了，生命也就完结了。我看，思想也有这种过程。五四时代的先驱们，把写作名为创作，实在是具有远见的，因为创作就有创新的意思。要作到写出新意，那就须有思想上的“蜕皮”。

在回想到自己写的第一篇小说的时候，就应该更加有意识地作到思想上的“蜕皮”，这就要学习生活，学习科学，学习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

一九八四年元月十一日夜

附：

母 亲

母亲，她是很年轻就结了婚的，她生着很黑的头发，长长的散开来可以拖在地上，在奇异的北国，这将被许为人生中最美丽的光辉，一副睫毛纤长的美目，衬着常常蹙着的眉峰，永远含着爱情，永远含着感伤。肢体，有的是健康和苗条，完全刻画出一个古典的美的型。在当年，她是鸞鹭湖畔有名的美人，就是现在她的眸子也透露着她过去的光辉。

在先前，她原是个田野的女孩，每天里，将童稚的生

活，完全花费在山旁，河边，或是林町，草甸，真的，在那时，她的整个，便是天真的化身，世界再没有象她那样快活的人。她不晓得什么是烦恼，或是苦闷，她懂得的只是那么蓝的天，那么碧的水，那么绿的树，配着她那么美妙的人。而且自己又是那么高兴，那么快乐，成天价徜徉在湖滨，山畔。高兴了，便凑趣似的，帮着嫂嫂来工作，有时和别的女孩玩腻了，才卖弄一点儿鬼聪明来捉弄最爱保护自己的姑母来讲一曲神话——这样，她便把自己看作天上的云雀，而这只云雀，便是诗人的诗中所描画的那只。

全村的少年，都倾倒在她面前，但是她并没有特别的喜悦了谁，她只是无关心的无顾忌的流露着青春的乐趣，也并不是有意来倾倒了谁，或是存心的卖弄几手。

这样她过着美妙的青春。

但是不幸的征兆就要来临，一点都不迟疑。

有一天晚上，门口来了一个赶路的人，笑着向我那好心眼儿的外祖父借宿，外祖父可怜这流浪人的生活，他说：“你就留在我们的空屋里，明天，你吃完了饭，再赶路。”就这样，那个人留下了。

夜里，那人走出来，开了门，放进他们的同伙……。

土匪在财物之外，还要贯彻第二个目的。

“啊！你家有个好姑娘哩，你的姑娘呢？说！”

“老爷，饶了我罢，昨天上她外婆家串门去了。”

“那被里盖着的是什么！”

“那是我的小子——老爷，可怜罢！”说着那外祖

母便向着被说：“别哭，我的好孩子，老爷不打你呢。”接着又把被盖严了一点。那时，我五舅，还是个五岁的小孩子，他向着那土匪跪着说：“老爷，别欺负我的好弟弟。”那土匪看见这种有趣局面，便嘲弄着说：“别惊动了人家的老宝贝。”——意想是嘲弄我外婆虽然老了，还养小孩。——那土匪说着便站起来向架上去取包袱。

这被里，便是我的母亲，母亲在被里听见了这种滑稽的问答，竟忘却自己是在扮演这幕悲剧的主角。她天真的笑了。孩子气的好奇心支配着她掀开被边来偷看。

据母亲后来的描述，说方才问话的是个穿着牛皮快靴，带着腿匕首的黑脸大汉，取出外祖父的腰带便扎在自己的腰上——这就是白天过路求宿的那个，母亲日里还见过他，因为黄昏里那汉子没有看见母亲的影子，否则不幸的事便要更加不幸了。这时候，一个包袱打在我母亲的身上，母亲连忙堵住了嘴。外边外祖母又在哀求……。

这就是那时我的母亲，完全是不懂事故的孩子。

土匪走得远了，官兵来缉盗，缉盗的结果，是把土匪没有抢去的东两，给抢去了。

这次的结果，我的外祖父的全部的家产，便都扫光了，而且浑身还烤成了大泡，赶到外祖父的伤痕结了疤的时候，为了弄到医药的原故，就连那次搭救母亲的那条被子也送到当铺去了。

许多的客人，在慰问我外祖母的时候，便暗示着说，母亲是笔好钱，我外祖父用正色把他们斥退了。